

[意] 奥莉阿娜·法拉奇 著

# 男子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男 子 汉

[意] 奥莉阿娜·法拉奇 著  
袁华清、刘黎亭、赵锦元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Oriana Fallaci  
U n u o m o

---

(Romanzo)

本书据 Rizzoli Editore,  
Milano, X edizione, aprile 1980年版译出

**男子汉**

袁华清、刘黎亭、赵锦元译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西安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20印张 412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西安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3,400册

---

书号：10215·49 定价：1.50元

## 序

一个痛苦和愤慨的吼声响彻城市上空：它震耳欲聋，不断重复，盖过其它一切声音。它自欺欺人地宣布：“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他没死，他没死，他没死！”这是一种与人声迥然不同的吼声。它确实不是由人——有两只胳膊、两条腿、会独立思索的受造物——发出的，而是由一头没有思想的怪物——人群组成的章鱼——发出的。这条由攥紧的拳头、绷紧的面孔和扭曲的嘴巴形成的章鱼，在中午时分进入东正教大教堂广场；然后把它的触角伸向毗邻的大街小巷，其势汹涌无比，宛如滚滚而来、摧毁一切障碍物的熔岩流。街道被堵塞了，被淹没了；只听见它不断发出这个震耳欲聋的吼声：“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逃脱这条章鱼的追踪纯属幻想。有的人作过尝试，把自己关在家里、商店里、办公室里，以及任何自认为安全的地方；他们至少不想听到这个吼声。然而，章鱼发出的吼声透过门窗和墙壁，照样传进他们的耳廓；他们很快就在它的魔力面前屈服了。于是他们借口出来看一看，迎着一条触角走去，结果成了章鱼的俘虏；他们也变成了紧攥的拳头、绷紧的面孔和扭曲的嘴巴。“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章鱼越来越大，它的身体在颤动中膨胀着；每颤动一次，便吞进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人。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人群已达五十万，三点钟是一百万，四点钟是一百五十万，到了五点钟就连数也数不过来了。不仅有雅典市的人，也有来自远方的人：来自阿蒂卡

和伊皮魯斯的乡间，来自爱琴海中的各个岛屿，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马其顿和塞萨利的村镇。他们乘坐火车、轮船、汽车而来，在被章鱼吞噬之前是有两只胳膊、两条腿、能独立思考的人。他们中间有身穿只有星期天才舍得穿的衣服的农民和渔夫，有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也有学生。总而言之，他们是人民。他们直到昨天还避开你，把你当作一条癞皮狗，使你孤立无援。他们不愿意听你的演说：“你们别和教条、军服、主义同流合污；别上那些对你们颐指气使、发誓许愿、恫吓讹诈的家伙的当；别上那些想用新主子代替旧主子的人的当；别成为温顺的羊群；别仰仗他人的鼻息；你们起来斗争吧，自己开动脑筋想一想吧；你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一个珍贵的个体，应该对自己负责，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你们捍卫你们的‘自我’吧，它是一切自由的核心；应该先有自由，然后才谈得上权利。”现在他们想听你讲话了，然而你已经离开了人间。他们朝着那条章鱼走去，手擎你的画像，肩扛写满愤怒字句的标语牌，高举着旗帜、桂冠和扎成A、P、Z字形的花圈：A意味着阿莱科斯<sup>①</sup>，P表示帕纳古里斯，Z是“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的缩写。足足有几百公斤梔子花、丁香花和玫瑰花。这一天是星期三，1976年5月5日，天气酷热。花瓣被烤焦了，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使我感到窒息。我相信，这一切只能延续一天，随后吼声将沉寂下去，痛苦将化为冷漠，愤慨会变成驯服。你象海船一样沉没了，沉船激起的漩涡不久即会消失，海洋将复归平静、安宁、沉寂。

① 本书主角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的别名。

政权将再一次取得胜利。永恒的政权从来不会死亡，它的倒台历来只是意味着即将从自己的灰烬中再生。人们也许以为通过一次革命或者通过一场人们称为革命的杀戮已经把政权打垮了；可是，瞧，它又平安无恙地出现了，只不过换了一种颜色而已，原先是黑色的，现在成了绿色、紫色、红色或黄色；而人民则应屈从、忍受或者适应。你常常露出一个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

我伫立在你的灵柩前，透过水晶棺盖注视着你那大理石雕像一般的身躯，注视着浮现在你唇边的那个充满痛苦和略带嘲讽的微笑。我等待着那条章鱼游入大教堂，向你倾诉它的姗姗来迟的爱慕。恐怖和悲痛交织，我感到五内俱摧。大门上了闩，还用铁棍顶住；章鱼的触角猛烈、狂暴地撞击着门扉，并穿过肉眼不易觉察的缝隙试图往里伸。不少人爬上廊柱，另一些人坐在信女祈祷室的回栏上，还有一些人紧紧抓着圣屏<sup>①</sup>的铁栅栏。人们渐渐向灵柩逼近，包围圈愈缩愈小；他们推搡着我的腰和背。为了顶住他们的进逼，我不得不靠在灵柩的水晶棺盖上。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怕棺盖会被我压碎，我会掉在你身上，又一次接触到你那僵冷的身躯。我在太平间里换回咱俩的戒指时，碰到了你那冰凉的手指；我脱下你给我的戒指，重新戴到你手上，接着把我给你的那枚戒指从你手上脱下，戴到我手上。我们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欢乐的日子里互换戒指的，既没有得到法律承认，也没有签订婚约。此时此地，我实在无计可施了：连事先布置在灵柩周围的警戒线也被那些怀着猎奇心理、好奇心极强以及迫切希望挤到最前面去出出风头、亮亮相的人冲散了。政权

① 希腊教堂里用以隔离神龛与正堂的一面墙。

的奴仆们，即唯唯诺诺的文人和议员的代表，没怎么费劲便首先拥到了灵柩附近；他们刚从豪华的轿车里走出来，那条章鱼就闪到一边：“请，大人，请进去吧。”你瞧：他们虽然愁容满面，但却个个穿着双排扣灰外套和雪白的衬衫，留着细心修剪过的指甲，装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接着而来的是那些口头上反对政权的骗子，蛊惑人心的策士，手段卑劣的政客，即那些坐在安乐椅上的党派领袖；他们经过一场搏斗才得以进入教堂，这倒不是因为那条章鱼拒绝给他们让路，而是因为它想先拥抱他们一会儿。您瞧，他们露出悲恸欲绝的表情，偷偷窥视着摄影师是否马上就要启动马达。他们看好时机，弯下腰去，在灵柩上盖他们的犹太之吻，象蜗牛一样吐出流涎，把水晶棺盖弄得黯淡无光。随后，那些你称之为“混蛋革命者”的人也来了，他们是未来的狂热分子以及盗用无产者和工人阶级名义开枪杀人的凶手的追随者，他们愈来愈不择手段，愈来愈不得人心，其实和政权是一丘之貉。瞧，他们正在假惺惺地挥动着拳头，他们蓄意留着颠覆型胡子<sup>①</sup>，露出了作为未来的官僚和老板的资产阶级狰狞面目。最后来的是神甫们，他们是现在、过去和将来的所有政权、所有暴力和所有独裁制度的综合体。瞧，他们披着深色的道袍，佩着各种荒谬的饰物，燃起令人头昏眼花的线香，在那儿装腔作势。大祭司——东正教大主教——也站在他们中间，他身披绛紫色丝道袍，上面缀着纯金饰物、念珠以及镶有蓝宝石、红宝石和翡翠的珍贵的十字徽章。他嘴里念叨着“爱奥尼阿，依米杜，艾苏”，即“世人将永远怀念你”；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听见他的

<sup>①</sup> 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式的大胡子。

祷词，因为除了猛烈的撞门声以外，这时又传来了窗玻璃被打碎的声音，门锁被砸得咯咯响的声音，不少人的抗议声，以及广场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喧嚣声。不耐烦的章鱼贴在大教堂的墙壁上，要求把你抬到外面去。

蓦地传来一声可怕的巨响，正门被推开了，章鱼冲进了大教堂。它口吐白沫，把它那如同熔岩流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人们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喊叫声和呼救声四起，灵柩周围的空间瞬即缩小，人流把我抛到灵柩上面，一股莫名其妙的压力使我不能动弹；我陷入一片黑暗中，只能依稀分辨出你那清瘦苍白的面孔、在胸前交叉的手臂和熠熠发光的戒指。灵柩在我的身体下面摇晃，水晶棺盖嘎嘎直响；用不了多久，也许就将发生我害怕中的事：棺盖会被挤成碎块。

“往后退，畜生们，你们想把他吃掉吗？”有人大声喊道。他接着嚷嚷：“抬到灵车上去，快，抬到灵车上去！”那股莫名其妙的压力减轻了，黑暗中出现了一条缝隙，透进了一线亮光。六个人自告奋勇，冲进人流，抬起灵柩，使它免于难。他们想把它从边门中抬出去，抬到停在台阶前的灵车上。但是那条章鱼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它一看到这具在透明而易碎的棺盖下清晰可见的尸骸，立刻欣喜若狂。它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怒吼几声，而是想吃掉你。它弓起身子，扑到抬灵柩的那六个人身上，用它的触角缠住他们，使他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他们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嘴里吆喝着：“让开，劳驾，让开！”他们肩上的灵柩忽上忽下，犹如大海中随着惊涛骇浪时浮时沉的木筏。你的身体时而碰在棺壁上，时而被翻了个。我徒劳无益地挥着手，跺着脚，十分担心那六个人会失去平衡，会把你甩出灵柩，受到这条饥



饿和疯狂的章鱼的蹂躏。我绝望地喊道：“注意，阿莱科斯，注意！”然而，这时又形成了另一股人流，迎着灵柩涌来；灵柩不仅不能前进，反而往后倒退，愈退愈远。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他们才算把灵柩抬到灵车旁边；为了不再耽搁时间，他们把它胡乱地放进灵车，然后立即锁上车门，推开那些试图把车门重新打开的人。他们不得不和那些用脚乱踹、用手乱抓的人进行搏斗。我费了半天时间，才挤到灵车旁边，然后又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前挪动，最后总算坐到了吓得毛发森竖的司机身边。他怀疑这一切也许仅仅是开始，因为接下来还应该把灵车开到公墓里去。

这条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完，灵柩马马虎虎地放在灵车上，你的身体宛如玻璃橱窗里的展品——这一切等于以挑衅性的下流语言对路人说：“请看吧，但不许碰。”这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恶梦。灵车被人群团团围住，无法前进；好不容易往前移动了一米，立刻又会被推回原处。正常情况下只需走十分钟的路程，我们足足花了三个多钟头；我们走过了米特罗波勒奥斯大街，奥索诺斯大街，阿马里亚大街，迪阿科大街和阿纳拉弗塞奥斯大街。负责护送灵车的警察不久便被冲散，许多警察挨了打，受了伤。维持秩序的小伙子们也被冲得七零八落，原先的几十个人当中，现在坚守岗位的只剩下五、六个，他们被打得鼻青眼肿，正在东躲西闪，避免碎玻璃扔到脸上。从高处拍摄的照片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当时的情景：照片上的灵车是一个约约绰绰的小黑点，四周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有如旋风的中心，或章鱼的脑袋。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离开人群，摩肩接踵的人流使我们无法判定当时是在哪条街上，离墓地还有多远。此外，还有象密集的雨点一样

朝挡风玻璃抛来的鲜花，驾驶室外面仿佛蒙上了一块黑布，眼前一片黑暗；我在大教堂里被人掀上灵柩时，眼前也是一片黑暗。有时这块黑布变得薄了些，能稍微透进一点光线。于是，我看见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难道他们突然间自发地觉醒了？难道他们不再象羊群那样，跟着那些对别人颐指气使、发誓许愿、恫吓讹诈的家伙走了？或许他们又一次受人指使，纠合在一起，为那些想利用你的死而大做文章的家伙的利益服务吧？然而，我也看到了一些足以消除我的疑团和使我感到欣慰的现象。路灯柱上和树杈上坐满了人，窗前和阳台上挤满了人，屋顶上站满了人，就连屋檐上也蹲满了人，有如一只只小鸟。一位妇女在哭泣，她一边洒泪一边劝慰我：“你别哭！”另一位妇女悲恸欲绝，但她尽管自己很难过，却对我大声说：“振作起来！”一个穿着破衬衫的小伙子从人群里挤出来，把你上中学时用过的的一本练习本送给我，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他却说道：“喏，送给你！”一位老太太挥着手帕，一边摆手一边啜泣：“永别了，我的孩子，永别了！”两个长着白胡子、戴着黑帽子的农民，跪在灵车前方的柏油马路上，手擎一个银圣像，祈求道：“为我们祈祷吧，为我们祈祷吧！”灵车快要碾着他们了，人们大声呵斥道：“让开，两个傻瓜，让开。”然而他们却仍旧举着银圣像，跪在柏油马路上。

过了很久，一个声音终于小声说道：“咱们到了。”我们周围出现了一个窄小的空间，司机停稳车后，有人把灵柩卸下车。脚夫们把它扛到肩上，在人群中慢慢向前走；人们默然无言，给灵柩让道。章鱼突然不再怒吼，不再颤动，也不再推搡了。它静静地呆在那里，它的几条触角象钳子一样

伸到灵车前面。墓地里及其周围尽管聚集着成千上万的人，但却寂然无声。密匝匝的人群遮住了墓地里的每一块碑碣、每一根基柱、每一个花坛和每一条小径；每一棵翠柏和每一座纪念碑周围也都挤满了人。然而，却听不见一丝声音。送葬队伍在这种死一般的沉寂中向前进，人群闪开一条道，让我们通过，随后又默然合拢。我们朝墓穴走去，开始看不见墓穴在哪里，后来忽然看见了。墓穴又狭又深，好似一口在我脚下刚挖好的井。我站不稳了。有人赶紧走上前来，扶住我，把我搀到旁边的一座坟头上休息。葬仪开始。但章鱼却在墓穴四周筑起了一堵人墙。按规定你安卧在墓穴里的时侯，应该头朝十字架、脚对小路，因此灵柩必须调个方向。可是这堵人墙却如同水泥浇砌而成，硬梆梆的，一动不动。葬仪工作人员请求着：“往后退，动一动，往后退。”但一点效果也没有；他们只好就那样把你放进墓穴：头朝小路，脚对着将要安放十字架的地方。我知道，你是唯一脚对着十字架安眠的死者。你已经安卧在墓穴中了；这时，大祭司不知从哪条地缝里钻了出来。他仍然披着那件绛紫色丝道袍，佩戴着各种纯金饰物、念珠和镶有蓝宝石、红宝石及翡翠的十字徽。庄严肃穆的大祭司举起权杖，打算为你祝福。就在这时，他忽地绊了一跤，倒栽葱掉进了墓穴，砸碎了水晶棺盖，压在你身上。他就那样呆了几秒钟，羞得满脸通红，然后才狼狈不堪地拾起他的饰物，打算爬出墓穴。最后他是被人拉上来的。大祭司灰溜溜地躲开了，甚至忘了为你祝福。人们开始向你身上撒土；泥土落在灵柩上，声音发瓮，十分微弱，然而章鱼却能听到。它突然象触了电似地猛烈颤抖起来。寂静被打破，人群开始骚动。有人高喊道：“他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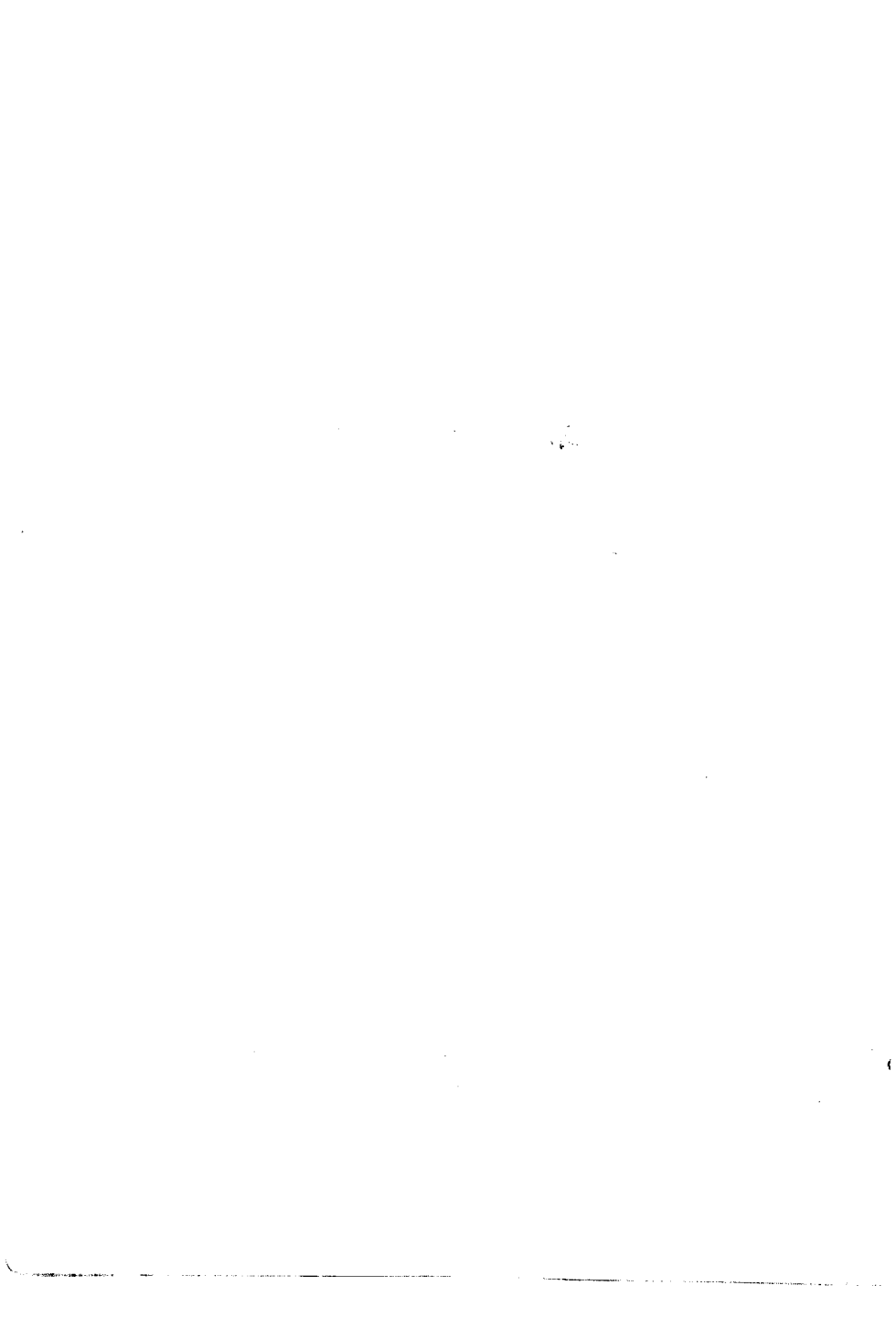
时而畅通无阻，时而荆棘丛生——这是生活的正反两面。舍此，生活就不复存在。我知道这些小径，因为咱们俩人曾一道在纸上画过；但这些小径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因为我只是通过你给我讲的故事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沿着这些小径，寻找你的旧迹，复述你的故事。这是一位孤身搏斗、受排挤、忍欺凌、不被人们理解的英雄的故事。这是一位拒绝向教会、恫吓、时尚、思想教条和形形色色的绝对原则屈服的男子汉的故事。这是一位渴求自由的男子汉的故事。这是一位不随波逐流、不听天由命、有独立思想、并因此而被人们杀死的男子汉的悲剧。没有指针的时钟标志着记忆的行程，长眠地下的你是我唯一可以向其倾诉衷肠的人，下面的这个故事便是讲给你听的。

## 献 给 你

“该走了。咱们分道扬  
镳吧：我去死，你们去  
活。哪条路更好，只有  
上帝才知道。”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辩解》

第 一 部





## 第一章

夜里你做了这样一个梦：一只海鸥在晨曦中翱翔，它长着一身银色的羽毛，美丽极了。它孤独而坚毅地在沉睡着的城市上空飞着，仿佛天空及生活的理想都属于它。突然，它收翅急下，垂直落入海中。它击破海面，溅起无数闪光的水柱。城市苏醒了，充满了欢乐，因为它很久没见过亮光了。与此同时，山岗上燃起大火，人们在敞开的窗口大声谈论着这个好消息，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广场，欢欣雀跃，庆贺重获自由：“海鸥！海鸥胜利了！”但你知道所有人都错了，因为海鸥失败了。海鸥落入大海后，成千上万条鱼向它进攻，咬它的眼睛，撕它的翅膀，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斗。它机智勇敢地进行自卫，发疯似地啄着，拼命翻滚扑腾着，激起大片水花。它掀起的波浪一直冲到礁石上。但终归枉然：鱼不计其数，而它则孑然一身。翅膀被撕裂了，身上布满伤痕，头被咬伤了，血越流越多；它的搏斗越来越无力，最后，它痛苦地叫了一声，和亮光一起沉入海底。山岗上的火熄灭了，城市重新入睡，周围漆黑一片，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你想着这个梦，直冒冷汗：对你来讲，梦见鱼，一向是个不吉利的预兆；政变<sup>①</sup>的那天夜里你也梦见了鱼。是鲨鱼。你冷汗津津，心里明白海鸥的失败是一个警告，也许你应该

<sup>①</sup> 指1967年4月21日希腊发生的军事政变。